

宋·章如愚 輯

群書考索

廣陵書社

下

宋·章如愚 輯

群
書
考
索

下

廣陵書社

群書考索卷四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五刊行

○兵制門

州兵

三代盛用井田之法，蒲天下皆兵也。居則為比，間族黨，州鄉邑則為伍，兩卒旅軍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居之吏也。至秦用商鞅，阡陌而井田之法廢，造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然。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公長漢官。

議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擴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軍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譙謀試，多有真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乙

光武以幽冀、兗、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統鄼陽，建武六年，欲罷郡都尉，弁職太守，無都試之後志。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丙

晉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折開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丁

大宗永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二，劍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右十道，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州。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一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人為火火，有長。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戊

高宗武后時，府衛之法變，廬陵變為廬騎，廬騎變而方鎮之兵職矣。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己

州縣兵禁軍相軍

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革之。京師州郡所存卒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唐書舊稱備蓄已久，外備不脩，諸郡毀城隍，收兵甲者皆是。舊生領州大郡給十八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郢城，蕩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軍鎮與滁無異，云揚而竟復，不又滁王元之所言哉？咸平三年，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庚

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業，天下一家，誠者乃今江淮諸郡毀城隍，減武備者三十餘年。舊生領州大郡給十八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郢城，蕩若平地。城比在滁州，值發兵，耽擱關地，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關閉又徙淮陽，稱為重鎮。方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池堅甲，復不又滁楊也。一切發，何以技倖望令江淮等郡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百人。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辛

四年詔改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殿軍，給資糧以正兵分成，長臂與軍使主其事，九月得六萬八千餘人。其後增充，亦升為禁軍，號保捷。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壬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河公邊諸州，於保殿之軍內簡集成銀武軍四十指揮，自立北軍邊禦頭領，我不敢疑。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癸

然猶未然也。泰和之初，西戎阻命，始興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相軍，以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教。以是三年，又置保殿，內外通置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矣，八九十年，而御軍相軍不與焉，而後兵大備矣。張方

本朝置禁軍，每歲憲皇帝之令，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諸州所募者曰兵，每軍一軍有分隸數州或一州兼屯數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有八，步兵之額百八十有三，是為鎮兵。縣又有土軍廻禁二軍，卒在州縣，在京師亦設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知有鎮。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管考州縣之兵也。名曰內屬其實外軍。

平定之求，初議民兵檢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萬，太宗不過四十萬，祥符以後稍增，伏向因西戎阻命，始歸民兵俄熟以補軍籍，諸州府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東

人通三朝，兵八十九萬，其顧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厥後隨減，洎治平初元，刺陝西義勇五餘萬。

治平之兵百六萬，二千禁旅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麥眉之籍，減紀十六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至于熙寧，則軍機多有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其為兵九二十餘萬，而相軍益衆矣。三年，樞密院言諸路，相軍名額很多，自騎射至牢

城，其名二十三，總天下相兵馬步指揮九八百四十為兵九十二

萬餘人。

古者九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有天下，悉役相軍，九役作營，續民無與焉。

故備戰衛者，謂之禁軍，給從役者，謂之相軍，皆總於侍衛司，而兵部掌其政令。

英宗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從役為相軍，各據其本城，內

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相軍教閱者，始號相軍，後以為

下禁軍，熙寧三年，認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市，相軍，熙寧元豐之間。

相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衆，以自三代後，九國之役，皆調之民，故民以

勞弊，不知天下，慈役相軍，九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為故民力全固。

太平有年，熙寧之世，取相軍之壯而教之，謂之相軍，留之在城，免其雜役，並加

教閱二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曰靜江，曰崇節，曰保節，皆府禁軍也。

元年，選少壯相軍留，在城以備使，二年，樞密言，相軍近以教閱，武藝

仍改軍額，淮南曰雄武，江南曰雄武，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

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

是則相軍以役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免之，今之禁軍，送迎

之，一沐，一浴，直與相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并一人之省，百工所為，情勢不可之然，堅私役禁軍之制，並亦舉而行之，可乎？

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敘復本，不與親氏差遣，禁軍

總論

京師兵，神宗有言，義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

師足以制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元豐

年，神宗云：「而張泊之言於太宗，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萬，乘戰馬數

十萬匹，萃在京師。」太宗語及此，兵利害，張泊言國家以大舉為天下

之權，故定都焉，天下甲卒云云，其本固強，未有盛於我朝也。我太

祖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其御之也，嚴或大閱西郊。

建隆二年，大閱西郊上曰：「置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親校其

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

或督戰朱明池

乾德元年，朱明池，朱明門外，是奉天水庫，執晉戰池中。

或問大閱武殿

乾德三年，上御譙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

其練，兵之精如此，武將，辟掠，百卒竟殊。

昇平中，鑄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

國結為武雅軍，凡百餘人，日月

掠人妻女於城下，脅怒捕戮之。

川班，妄訴金軍俱殺。

乾德中，收蜀，置川班，直隸，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太祖

以御龍直，扈從郊祀時，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

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

雲捷軍，為印冥之種法。

慶曆三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卿言：「太祖酒坊久發，奉坊兵，因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四處，若

等不滿，卻管並處極法。」

軍法納東有非宗所能及者

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

給之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

東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容客射皆苟犯吾法惟有効罰

其御兵之嚴又知此夫是以擊刺騎氣然為精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

於刺貞而不斷

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又部坊騎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

置刺員以處退兵

太宗真宗以之軍政益嚴故千乘萬騎周旋如

太平興國二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麾

則千乘萬騎周旋如

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悅以金帶賜翰

殿庭退容止中節

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練有

餘力又令騎步兵東西列陣觀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

數百人爾猶有其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為精兵

咸平四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高峻教閱行五整肅上曰昨日材

上書乞罷行熙涉步直兵士之變何鄭兩言之

步直兵士之變爲事遠七言之

皇祐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內先埋藏器伏藏

車不知戰闘龍衛不能被甲由況又歷歷言之

慶曆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內先埋藏器伏藏

云不知戰闘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若添士兵請給其立功不枉東

二輪挽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加振刷無復曩時之舊矣成制一穴歷代遵之雖在熙寧

亦循舊章雖任崇寧舊規猶在自高宗以恩得用軍政遂弛見中興以

來懲誅班之變因噎廢食故或以衛兵掃地為言

建炎四年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首者駕還越遂廢班

有趙鼎曰祖宗才政最為留意熙寧變局舊章獨不敢議軍政昨

明州班直即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廢食今諸將各

總重兵不練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搖蕩不存

或以三衙稍贍為言

紹興元年麥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密

此軍精發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寃弱為言

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衙以掌親軍雖_原堂間舊規猶在及

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嗣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衛兵沂中歎曰勾

陳天使革弱於是招丁壯末半歲軍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禁衛諸軍悉從遷轉

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練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轉遷之望趙鼎

請立為得員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隸三衙

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檢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練三衙

今正之甚善

行祖宗舊制於是乎盡復盛哉中興之功蓋與創基無以異也林馴

目龍衛以下則或守京師或戍諸路

群書考索後集

定是禁軍之最親近者執事以陛下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王官

非諸班直諫軍頭司城隍司廁辦院皆少守京師當征戍

造以天下積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疲憊不任事丁寧不然也中興以

永馬軍一司常戍金陵收諸帥之兵名為御前軍士必要害此其遺意

然時有先後勢有強弱昔景德中陳貴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戍邊

二年陳貴主兵論三篇言禁兵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莫若募

土人

源爲軍一司中興以後常以成建策

元年包拯言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有警乃一

例調發此固宗社制夷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况在數世之後爲人主者尤當機宜隨

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益亦加之意字文開

君

元年包拯言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有警乃一

例調發此固宗社制夷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况在數世之後爲人主者尤當機宜隨

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益亦加之意字文開

君

三代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爲兵者皆吾平居之民今以威周官政之

司徒之屬族師以邦北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五十人爲

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歲

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此民兵之制也

齊威公任用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爲執執爲之長十執

為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

五家爲執執一人爲伍執長率之十執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戍里有司率

齊威公任用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爲執執爲之長十執

為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

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率之

秦有材官於郡國

漢制置材官於郡國唐謂文帝曰士卒皆寡人子起田中從軍

唐此民兵也

豫省監營團契陽元發三州

以易地接

唐之府兵見注

統據城防李恭數將軍圖新帝加納李靖使江陵等

奉衛其謀遂圍江陵歷巴蜀子弟牧用之

弓矢火耕月得曹偶計射城然大授韃被籍弟能手負肩比三年皆為

捷兵舉所部得成十二萬既不盡于官而用寧貴乃曰軍可用矣繕甲

備兵擊淮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

劉裕西川總裕至則卒戶一百取一人使習戰貧物率給則農息則戰

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乾德元年遣九人選閩西鄉兵赴婺州

太宗時契丹入寇遣使諸州擇丁壯爲義軍

三年遣民之曉勇者就閭第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鶴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

長邊陲賊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報答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秀才者

應募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領在軍者歲與存錢願歸

農者就閭第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鶴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

長邊陲賊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報答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秀才者

應募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領在軍者歲與存錢願歸

農者就閭第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鶴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

長邊陲賊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報答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秀才者

應募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領在軍者歲與存錢願歸

農者就閭第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鶴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

長邊陲賊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報答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秀才者

應募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領在軍者歲與存錢願歸

農者就閭第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鶴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

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指揮善射者第補代長驥自置馬勝甲者盡其力投尋募其勇敢團結大軍為備官給船甲威平三年王元之言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户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開置弓箭漸奪城壘縫治甲胄郡國張禦織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成平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教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還御史吳舊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景德元年於保教軍內簡集成旅武四十指揮。景德四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嘗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掌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卒即為紀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調則補之。至祐二年詔河北強壯自今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習以為常河東曰廣銳神虎河北曰忠烈宣勇仁宗天聖三年陝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謙等奏準詔旨相度公

募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授武藝精熟頗得氣力不得妄有差役從之要范仲淹知延州寶元中元昊數時議黠鄉兵戰仲淹令刺史及典籠懷慶路皆復為農_行。康定初詔河北東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閭四閭為都五都為指揮置使民年二十繫籍六十免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嘉祐二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據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

慶曆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此強壯浸發又簡河東鄉弓手亦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分成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詭詭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遣卿曰行數合開諭父老衆始安焉備。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今河山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士兵遺制也且戎狄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耽善射自古御寇如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餉而不易之利内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公紀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

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革時令成本州軍扈至則盡為逐路部署司抽起解遞餉食又却以兩兵戍守甚無謂也夫亡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諸勇兵次第亦難與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內地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勞兵不諳骨肉不狃小縣命令不習久為南北兵替入內地勞人大甚故來則次勝。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言今河北東公邊兵寡財匱置招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牛堂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切是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風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兵餉二則辟情樂為其愛育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資京師則內外安矣上嘉祐三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編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

來皆騎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賤賤至深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尚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變不能禁因循至于五代廣兼長弧之兵故因天下而不能給令之義旁阿比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方并純賓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繁苦猶加簡練亦處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率三丁選一為弓手其擾利為保捷正軍又夏國納疑朝廷據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奉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本兵兵勢止剩半臂一時不無小擾而祭成是利詔從之福寧副使胡有清且列公嘉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者意亦欲如此乃命他等往除商號二州不籍除悉籍委旁總將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所。知諫院司馬光奏曰首領定慶屬之間管陝西之民馬鄉弓手始若明太祖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利充正軍也戍邊境特尤未嘗而朝廷盡制充保護皆擇令於邊州也成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次公諫故令承便乞罷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錢鏗聽。光又六

唐兵中奇自請充長安縣弟許營並中奇與弟考齋齊光曰兵貴急聲發賞令諭拜方將總領關陝西騎兵二十萬兵豎不疾煥光曰兵之用突厥為無其實也獨可以驗之於一日之間吾少陵劍辭之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擊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備擬強子牙不能容復曰君但見度肩間陝西鄉兵初制手背後皆制而充正軍憂今後然耳令已降勅降與民約本不充軍戍遼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苟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收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煥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畏在風雨也萬一均遇狂曠地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還報成漢又答曰不疑然不為止矣於十年義勇遂張戍漢率以為常矣。正月既以牒授使呂公弼言請簡河北義勇五分之一制手之數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既防寒之卒凡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所募土兵歲歲減八十萬石計錢六十萬石募冬衣帛五千疋綿五萬七十兩詔從之行之諸路限十二月中盡言司司錢奉定縣縣保四疋銅瓦十舉為一保募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畝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是十六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勞為衆所伏者以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而以一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但惟以上皆尤單丁老幼疾患女口等盈人就近附保每丁以上更省餘人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為之保伏及物產最高者尤選保丁除憲外其餘弓箭等許供役者

宋德宗四年六月使婦休息以爲保甲云。陝寧三年知定州

習學武藝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廩成保甲候歲次緒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畿寇盜充斥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之上王安石刑為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父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塔又自辦錢糧起鋪廬三兩區每保置頭目遇賊擊擊開封城東等縣民千餘人赴寺訴其不便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為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得浪不顧鄉土之人則其害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以嘗論奏募兵不可全無周恤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农有事則可變為選烽又令壯士有器幕亦所以弭難也上諭變職勇為民兵上曰民兵雖善上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高兵因鄉遂寓軍於方其在田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農入則無十五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代兵盡過人耕織不足以給公糧乃至官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過有爭執則

卷四十一

兵制門

寡兵反不夫以憲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長以前未有點兵然丁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甚類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群臣情為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患無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長。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上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貪冒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百

卷四十二

兵制門

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督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督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為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閻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吳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熙寧六年八月復北開旗營營馬法凡五路義保頭營馬者戶一員有物力養馬者戶三尺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母或發于府界母過一千疋五路母過五千疋馬除營之外不得乘越三百里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價之社戶馬半使社人贖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許留者凡十有四將

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言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先自府界領行馬在五路者聚監司經畧州縣更度量。熙寧八年四月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

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言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翌日論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引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

之材吳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令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廟主則

強壯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取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所慕者得真強壯也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熙寧九年五月詔諸保甲可依浙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劄付兵部每一都保結與一團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亦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中兵械或綱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矛於結隊時商定教習。元豐二年十二月辛亥提舉廣東路常平等事林頤言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姦而已蓋帶封食於農載武士於耕天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於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賛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東路經畧轉運提舉幹轄司相度旨言廣惠潮封慶端南恩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撫擊賊司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元豐六年十月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孫覺言看詳諸路巡檢土兵人欲乞遂路委監司一員選留外改刺史州願革從之上。

立法之意蓋為其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繩捕盜賊近巡檢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可擒盜者十無三四仍未必皆主戶五等已下地土不以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提領院言土兵本以諸志欲乞廬繫火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戶五等已下地土不以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提領院言土兵本以諸志山川地理易於捕寇今歲久少魏威鄉里之故或叱其為奸謂以禁軍相兼故有是命。元祐三年三月樞密院言廣南東西路捨手士丁。○熙寧舊法一年縣收一平上州作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令縣數處因此漸底錢鹽詔依熙寧舊法同。高宗建炎元年張詠請募民聯以為十五使合力抗蒙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管詔領行天下。二年詔陝西河北依舊餘省罷。○紹興初王庶知興元襄利路安撫籍諸縣民家子第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千為一隊以知縣為掌正副為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余二十萬余川口義士尚寡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州各置本寨民皆圍聚。○紹興二十一年張詠在吉利路義士就令主豪領之多率欲邀來投無歸人望放歸農詔申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詔籍鄉兵如荆南府續簽乃諸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户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保一邑之家為總首歲於農隙閑官給其糧其後籍者不能及虧冗木遂以輕舸通達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冗木必而敵與不敵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

成擒矣今久州郡起發禁軍上場極慘肅殺又及時還歸更加懲矯他時調發必易集攻。淳熙四年八月壬申淮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荆襄分置為歲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万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數閩耶趙雄奏所准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荊門各就逐州上曰如此則可渙卒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畢。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半皆在江南若是制置又費衣糧却是三營手民兵無委弃之費有養民之益緩急亦可用也。自收民兵

自存兵法廢唐宋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使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乃藉户三丁擇一弱其餘相給弓矢令閱月得曹偶教戰習射城終大敗第能取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廢于官而府庫寢遂雄山東天下稱壯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請甲人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歸械皆半統率考叢卷四十一

自熙寧以來民兵更盛於保甲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熙寧三年始聽比之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副應主客戶兩丁已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有餘丁而旁壯者亦附之先行徵餉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備于天下初以捕盜賊而相保伍而未錄以武事四年始認畿內保丁錄習武事元豐元年呈引府界保甲選成帝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之首亦賜金帛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參政為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陝西歲實三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六鎗而憲徽之賞為一百萬總有奇凡數集歲清使則謂之提舉按閱卒以近臣挾內侍往諸路皆以番次

考叢卷四十一

兵制門

懿成者先按閱卒五六歲一端獨阿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介居二處之間審勘不可變加賜錢十五萬其槩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卒之甚衆文潞公司馬公皆請保甲轉生呂公著范純仁王岩叟皆深言其弊渡江以来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擊鼓聚眾上曰淮甸遺民能力畜延年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故十年相抗

總論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陝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撥保甲數出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產父毋妻子之所繫若精加練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隨一為弓箭手其後刺史保捷西夏納款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陝西西北控禦之地其勢一也今若於陝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牛蒡亦無殊敵一時雖擾然成大利上乃命徐德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二萬二千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陝西民為義勇練官司馬光抗草數十萬言其不可

群書考索後集

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

方平曰不可

康定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歸民為弓手強壯壯彊元年

詔京東西路弓手強壯悉刺充保毅軍陝西路悉刺充保捷軍

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曆二年詔寄掌本路諸旅軍馬詔寄詳以開封陝西弓手

悉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捏手

治平初詔利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見夫以祖宗之

至仁大臣之至忠而辯民為立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馳至熙寧

寧因謂于幾之言行保甲之法謂大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觀為

敵者酷鞭笞之苦訴求之苦不得免爲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巡檢

攻撃與幹官以輸其忿而已見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黃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

考後卷四十一 兵制門

元豐末他路擁兵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大吹之盜

意是無以議為也有如弓箭之刺寧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騎甚所至

為鬼何韓之憲不及張耶

嘉祐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爭之不從所刺

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騎甚所至為鬼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為恨

義勇之刺其後寧推成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憲又不及司馬公耶上文

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取也石壕更第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

人矣彼誠見夫漢宮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強悍者裝之以為兵則良民

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統帥之寧不恤也

別論云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猶有所思而得養兵非古然自有利

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歲歲杜南石壕更第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

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統帥之寧而終身保骨

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

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盡非之哉林朝一著後集卷終

書考索卷四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制門

用將

丁武王享太公為尚父以致牧野之勝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軍將皆令卿

春秋時楚國宋晉侯將執之於是乎蒐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子曰

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見禮樂而崇詩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終勝

楚于城濮

趙季牧為將寧憲以便宜置軍械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鑿牛享

十軍攻於外自大於外連破匈奴

李愬戰長平趙叔以趙奢之子為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

而鼓瑟耳奢子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雖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

死地而易子見趙以爲將破趙必矣其母上書具言且以爲此兒為將

東向而朝寧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視便利田宅資之頤勿遺王不

聽遂與秦戰敗於坑之

漢與項羽爭天下蕭何薦韓信為大將異時與信論將信曰陸不能將

十萬卒多益辦帝曰多多益辦何以爲我會對曰陛下不善治兵而

善將計

入帝時周亞夫也細柳備胡帝欲勞軍而不得入謁開壁門亞夫以軍

禮見天子改容成禮而去後帝語景帝曰平有緩急亞夫可將七國

亞夫平之口初匈奴大入朝那關文帝問鳴唐安得賴以爲將也唐

曰古之遺將疏而推轂曰聞以內者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要

任責成不從中御破壞乃得盡其智今功聞璫尚守雲中市租盡以給

士出私養錢匈奴遠避虧曾一入所殺甚多上功幕府首虧差六級文

吏以決繩之由此而言難得賴收不能用也帝惄是日即赦魏尚復為

寰中守

武帝時李廣程不識儀為名將然廣無節伍行陣人自便幕府省文書

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軍不得休息士卒多樂廣所苦不識武帝見大將軍青不離側蘇建亡軍歸青不敢致之法而卒歸之帝以為不復擅誅於外以風人臣之不敢專權其後驍騎所將常選而宿將乃留落不耦也

「不武」於諸將每能勝於小失雖馬武斟酌於前而折同利帝反以爲禍榮遵爲軍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曰吾舍中兒犯法尚赦之必不赦諸軍也

三國諸葛亮治蜀馬謖以違和度敗流涕斬之

晉烏鵲討羌賊其自募勇敢令其自至武庫選任又給三年軍資遂有募源

唐太宗收攢突厥如尉遲敬德之出於薛雲李靖出因擊有以勦得而感歎之以就事力具詔李靖曰兵事節度皆任公吾不從中治也自

宋初任將其人李靖起之在閩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

謙薄在隰州凡十年鑿邊築城不淹時遂擒劉闥

宋初任將其人李靖起之在閩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

置大司馬以導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
用兵

成周大司徒周知人民之數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賄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平居無事之時為然也。小司徒會萬民之序位而用之五人為伍伍為隅四隅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祀軍旅以作田役此用於有事之時然也。以周禮司馬法效之王有四方之事州冢宰召師子諸侯小宰掌其戎具先貢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共不車出也。劉文公平江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諸帥王賦元戎十乘蓋可舉見。自古以唐級誘天下開其戰鬪之門卒有自焚之災漢制間有近古民有常兵而無長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南北二軍未嘗輕出前當是時故將之家亦唯給賦掌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縣有復掌有威更有質則得為君上之恩御軍之法簡肅嚴明

冀中上功差百六級賞典輒於田上奏不越旬日璽書即報輸臺之考案舊卷之二十一
歲暮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

蓋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襄荆楚武王克商實用西土之兵至於征徐以淮道乘以韓淮以江漢塞是於經可攻也。軍

威東計陳濟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熟衆蓋猶節制之師也。秦泗

上亭長而送徒穧山陳涉楚卒而遠戍漁陽

自東都已不復前制南北二軍交驚於境前而王旅非復鎮衛之職宦

起一方而猶撤於三邊。煩帝承知中興充豫四州之卒以學象林萬里征行此李固所以憤怖也。自漢以後制之善莫善於唐兵寓於民固已近古然番上宿衛或取諸數千里之外在人情固難以久行而器用糧糗亦其自備此豈足以傳遠不待張說而騎兵不得置矣。然唐

初戰勝攻克太宗所以撫慰士卒者猶可畧見平定城邑府庫無所私

多與士卒共之間有歿於行陣則歛而藏之甚者祭以太牢人莫不感

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將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驍勢不相下武帝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太夫藏甲春秋督師識專臣也自後

兵皆常裹師多世守兵之所在權則歸之。夏世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

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將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驍勢不相下武帝

泣而盡力也。唐李光弼與安太清戰官柳將軍不刺賊者又有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者賜之綃不戰者斬之於是諸軍爭奮而賊衆大敗國朝我宋太祖平蜀收其精卒置川班後以訴南郊賞給精兵四十人而發班雄武兵白晝畧人於市至殺數百輩而後止衛士之無賴則治鍼以銅其頭太祖嘗曰撫養爾輩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効耳不於太祖之班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祖豈必令害爾輩。康定初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重兵法不可不峻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則從中覆可施之平時將不重懼軍不峻法將何以制事納之時西鄙用兵有歸陣而先退者故公有是請

教閱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

旌旗指麾。大司馬中春發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處戰之陣辦鼓鐸

觸鐸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謹數之節遂以指麾。中夏教焚舍燒

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辦旗物之用遂以攝

序後卷四十一

兵制

四

因督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

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蒙群吏以旗物鼓鐸觸鐸各

帥其民而發貨明幣旗誅後至者乃陳車仗如戰之陳遂以持田周皆

於農隙以講事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辟校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

立武之大畧也刑法

宣王可出獵而選車徒督內政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

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

夷王闢閭以孫武為將武以宮人弋勒兵以二箭為限長三尺五寸

而左右皆笑武斬二隊長玉不可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王知武

之鉞卒以為將

漢興設南北軍之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弩張臂力武猛者以為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兵數後都禮畢斬牲於東門以驚陵廟舞孫吳

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

騎山往往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淳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知洞

司馬法齊寄政之制

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名曰驅劉兵官皆

釋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

為八陣名曰乘之

乞京師教賦之法也。郡國財官隨七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

都詔課最不好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陣舉

州郡縣考文之法也

漢文帝躬戎服親御射不私六郡良家子弟官之士馳射上林譜冒戰

陣是時晁錯云士不還縛卒不服帽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

漢志曰漢以歲時課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漢志曰漢以歲時課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民振旅之事

漢光武見霍義反臨蒼汝皆以放試勒軍射誅守長以起率也是以建

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練兵如故

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

庭帝建安二十二年有旨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

惟十月大試今金革兵戈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

吉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驍制是冬閱兵

漢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穿玉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

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

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堂親

閱管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改習旅大會儀太興四年

和印詔內外諸軍載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開場自後皆

鎮守諸方伯往往聞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拜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特講武於宣武堂上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韜劍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饗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

東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變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稱謂

子以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見就飛龍騰蛇之變為西籍魚鱗四門之陣

凡十餘步竟起前却莫不應節障垂兩軍北軍皆鳴鼓角筈蓋大謀各

令騎將六千人去來其大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

自後以為常

此齊常以李叔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筮采野為堪為二軍進止之

節與之停觀定命將數表為戰之法

昭帝常於秋末講武於都門之外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義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唐高祖武德中講武于同宮

太宗嘗射獵庭又閱武于城西

高祖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洛水之南行三騎之禮上設

次於尚書臺以觀之

貞觀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升州城北上御

飛閣群臣駐觀之

武后聖曆二年欲以李冬講武有司廷入孟春時王方慶上跪孟春

請武是行冬令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元宗開元初講武新豐先天二年講武驪山

五代承晉衛安王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等令步騎數百挽強弩督視其進退發

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或列

手。建隆初選天下騎將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堂之駕

湖池玉律之幸曾無虛歲。建隆三年上謂近臣曰宜鍛以求衛士不

能成器

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厥須搜羅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
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建隆四年四月出內
殿鑿諸軍子弟數千入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滻水注之造橫船百
艘避精卒號水先捷背城池中命神武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上遣使
者行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錄禁軍裝之京
師以備宿衛其糧賜否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以當百諸鎧皆自知
人力精銳非京師之敵其敢有異心者

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蓋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
設於前皆金甲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極鑿劍觀大悅
以金帶賜輪獎之上曰可重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
人而軍政壞矣也。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攷勝績升紹之上
曰兵雖衆苟不能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成盡其要朕因誦習
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太平興國九年幸金明池觀習水
戰曰示不忘戰備至道中閱武於便殿

真宗景德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大

中祥符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熟於事朕以為射騎

馳突厥其智熟至於機械之用大為軍容亦師丈耳日戒不可懈。詳

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遷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檢試戰排立為水虎

真軍置宮子側其江浙兩路諸州亦令準此遷在警營初太祖立神臂

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張繼

黜。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令赴殿前司檢教之法真宗曰戰

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王師之命若與京師

同法似非便也。又咸平二年大閱東都。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

訓習閱閱

英宗治平元年閱諸軍班將於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
指揮使寶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軍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
史又論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內
閣使命破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等諸軍班級

宋熙寧二年樞密院言廢軍道已開設武藝教練處指揮請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同熙寧五年詔以淮源路蔡州等於崇政殿引見仍領其法於諸路先是上善其法故頒爲同四月庚戌朔詔設前司馬步諸軍令處教使臣春秋分行校試射親人等給銀牒及令兵房檢詳官置簿考校以多少定級最取首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牒一射中步兵分之所得既徵無以激勸欲命偏賜宜定破最難之燕遼為馬軍副指揮吏神宗閱武騎惠未精達謂躬自巡教卷為精銳又采諸葛亮李靖遺意成五陣以之以教戰器。熙寧八年五月河北第八副將減景言馬射六事詔是即武學召被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陳六事先下五路經署司又將官依此教習馬軍六事者一曰順騎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觀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是各為說以曉督射者敵。元豐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遼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奏營陣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九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進退方圓失直線首盡其妙至是命燕遼教試同神宗置九軍營陣馬方圓曲直統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督御陣至是復以舊陣互較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庚子殿前馬步軍司言準朝旨相交到高翔上言之依舊教閱極陣事欲於教陣日與新陣日相兼詔過教陣隔日更互教閱所有。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卒臣奏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益欲習水戰上已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歛賞亦所以賞武上曰朕非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之。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好故強兵以教故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敵之不可變也其惟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寡況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今謂之軍往往冗占稽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督為虛文

伏望深詔有司參照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選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督庶責任嚴而成功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文精而圖振矣詔劄與諸路帥司指置施行。紹興三年四月上曰大將統軍尤當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狃優拙安在身率之也若姦女色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也聖宗治道二年十一月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旱膳畢次辛白石教場燭炬進呈三司軍馬總管殿前司王棋主管馬軍司李辟舉主步軍司陳駿率將佐等恭導聖駕幸白石皇帝登臺舉黃旗軍衆皆呼萬歲騎軍打圓舉曰旗三司軍皆出舉紅旗向臺坐圓聽一金止號圍地作圓形立射步官兵隨鼓聲出射再一金止舉黃旗皆就基下獻所獲有旨尉勞錫賚諸將戰馬金幣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曠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闢塞史臣貨曰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朝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閒練軍實除戎器擇將帥選士卒所謂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危陰冬出郊親御接馬夫宣徒為文具而已故臣較因斯章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淳熙四年八月壬申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也駐或分屯軍馬夫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緊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憲因而發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之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委拍試如有武藝過者具官姓名各按勳施行聖

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之儀太宗營築幕於楊村以備大閻真宗亦嘗閱場東武發卒會射自景德以後累文治二大夫從以軍旅為言治仁宗時呂景初首次訓練不熟教閱不精為憂高宗乃置內教場訓課有法經其能否而勸沮之旬一節便殿以為常又自制隊伍之法營軍之制頒行諸路置提學教閱之官今之州縣有旬教月教

有春秋教所以練兵也其教閱果有益乎今之諸路有春秋案教之官所以重閱兵也其教果有益乎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謂之殃民周成王

續文武不業躬巡候甸四征弗庭障海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為懷。奄人既平旋肆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掌戍事中春號召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宣徒為乾豆賓客之奉而

已子時頌聲父作講武類禡成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迨至景主七二因楚人伍舉之言事始經見獨無文辭以著一時之美亦史氏之闕也

岐陽石鼓之十章皆雅頌之遺文殘缺零落或者得於千載之後而有間之全文尚可攷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先王之時雖陰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憤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承天下之奇財以待不測之患盡嘗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之諸侯內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

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觀金鼓千文之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游者快樂之幸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撫之氣使之一

卷四十一

兵制

十

書考索卷四十三

兵制

卷四十一

兵制

書考索卷四十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五执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食類

卷四十一

三代之詩矢農一致無事則出耕有事則習戰故食不乏詩曰乃穢乃倉乃聚饑饑于廟于靈恩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威揚爰方營行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聚斂然可以安方營行也

周官卷八掌飲野之賦軍旅共其委餉薪芻凡疏材

賦高祖與項羽相持於陽數年軍糧危絕南向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

食不乏故帝諭三傑亦曰給餉不絕糧道否不如蕭何方其困築陽

城築時數省成卒以東食其曰放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

多楚人拔築陽不知堅守放倉此乃天之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放倉又

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於陽數年軍糧危絕南向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

食不乏故帝諭三傑亦曰給餉不絕糧道否不如蕭何方其困築陽

城築時數省成卒以東食其曰放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

多楚人拔築陽不知堅守放倉此乃天之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放倉又

宋文帝時糧道齊伐魏食盡道濟夜唱籌量沙而覆以餘米及旦謁軍

隋賈洛陽口倉積粟至暮因之以起事

唐初府兵糧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

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嘗食營之自耕自獻以勸士卒是歲地無曠土